

日本驻美国京城 护理公使森有礼公函

敬启者 自膺简命 驻贵国京都护理公使 除办理美、日交涉事务外 尚奉特旨 访察一切凡有益于敝国文学诸事 并讲求一切凡有关于敝国振兴诸端。度阁下必有卓见良策 请烦一一指教 以作东方开化之助，实为幸甚。窃以敝国所访求之大略，凡增人智慧、辅人德行、利人身家 种种有益于国政民俗者 悉请开诚相示。若与文学相关 而为今所专重者 厥有五端：一曰富国策，二曰商务，三曰农务与制造，四曰尽伦常、修德行、贍身家，五曰律例与国政。阁下必能洞悉其渊源，而有以详细示之也。倘蒙俯允，赐以复函，或示一端 或示全璧 悉从尊便。敬当视为至宝 什袭藏之。他日将原书译为日文 刊印成书 上呈有司 下示人民 俾敝国君臣士庶均有裨益 皆出阁下之所赐矣。伏惟鉴察 不宣。一千八百七十二年二月初三日 华盛顿京城日本使署发。

埃尔博学书院 监院华尔赛复函

敬复者 前奉来函询问一切 略赠数语 以应雅意。夫文学之有益于大众者 能使人勤求家国之致富耳。盖人既读书 即能日辟其新知。既有所知 即欲得而用之。用者愈多 制者愈精。人各逞其心思才力以争胜于世，而务求节劳利用之良法矣。且可信各种益智之学 无不与各业相通。士农工商既皆日启其聪明 虽未必各精其本业 但立身既高 所见必远 推之各业 安有不兴乎 然以愚见论之 国人有如此之学问者 尤必济之以自主之心 务使自择兴利之途 不拘世业 自定工作之地 不限方隅 且自订工价出产之例 不复以国法抑勒之、限制之 否则遇事牵制 不能有为 是徒有其学问也。将见始也抑郁不舒 终也恃才妄作 反不若不学之为愈矣。所以通国皆有学之人 亦必通国皆自主之民 而后可也。至若来函所访之专重各条 谨缕陈于下：

一、论文学有益于富国。凡民之读书者 见人有新创之物 必求有之于己 往往勤其工作 劳其心力 自造他物以为交易之计 而不使人得专其利。且读书之益 又能使人启发心思 振兴新法 以尽制造之利 更能使人熟悉本国与他国市面所需之物 以谋贩运之利。总而言之 学然后知不足 知不足然后能自反。有所不足 即有求其足者 犹之人有所欲 即有给其所欲者。富国之策 在于是

矣。盖至是而向所未知之物 今则尽人可得而有之矣 岂不足以致富哉？

一、论文学有益于商务 亦若是也。通商之事无他 以一人、一方、一省、一国所有之物 运之于他人、他方、他省、他国而已矣。通商于他国 亦犹通商于本国。路有远近 事无异同。我造此物而大利生焉 人造彼物而大利亦生焉 彼此有无相通 得人之利仍还之于人 所谓交易而退 各得其所也。至于读书之益 亦无他说 不过谓其能扩充人之智识 能磨练人之心思 使天下之商皆晓然于各国之物产、市面之消长 运货有至贱至捷之法 造船有至稳至快之式，而且设关收税亦有至善之规 不使一业有掣肘之虑 是乃读书之明效也。

一、论文学与农务、制造相关之处。前二条既言文学之有益于富国与商务 亦必有益于农务、制造 不待言矣。惟农功一事 当加讨论。农务为各国事业之首 以其为生民粒食之源 及制造各物料之所从出也。方今天下农民 有受人之值而代耕者 由于逼迫 非其所愿为也。亦有租人之田而耕种者 以为地非己有 不但四体不勤 甚至芜秽不治。如此之人 大都刁滑、偷窃、谎骗之流 其所以不为患者 正幸其愚而无知耳 苟进之以学问 恐多不遵约束之害矣。今欲除其害 莫若释放国中之农 令其自主 得受田以自耕 则彼将视为世产，有传子孙、保身家之心，其必竭力耕田也无疑矣。若更使之读书 不悉成为国中诚实可靠、至无足虑之民哉？

一、论文学有益于伦常、德行、身家。此一问也 求伦常、身家之益于文学中 则见为有余 求德行之益于文学中 则愚窃以为不足。夫修德之功夫 所关尤巨 人若但精于世道、人心、物理之见识 而无修德之家规、塾训以培植之 终不能自成其德行也。且德行之所包者广 举凡在家为孝子 在外为良友 在国为忠臣 在神为信徒 皆不能置于文学之外。而尤要者 莫如教人以自约自束、自尊自重之道 诚能文学与德行并懋。再进之以养生之法 然后训人

者以立德、保身并重，益可信文学之大有益于众人矣。此意于前答诸条已经表明，无庸赘论。

一、论文学之有关律例、国政，厥有多端。民既明理，则舆论自公，在上者无论民主、君主，不能不为其所感矣。公道既明于人心，不复专顾一己之私益，众皆知守法而乐于为善矣。且也，日见黎庶之富饶，而无贫富不均之患；重视人民之财产，而无豪强并吞之虞；厘定收税之良法，而无胥吏侵扰之虑矣。至于执政之人既知向学，则愈可洞然于君民一体、上下相通之故，而休戚相关，忧乐与共矣。若更能知他国之律例、国政，而以本国者与之比较，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改之，其获益于读书者岂浅鲜哉？

以上诸说，皆文学之有益于国者，谨撮其大略言之。如蒙采择，或于阁下所访问之端，未必无小补矣。一千八百七十二年二月十四日 纽海文发。

安汉斯德大书院 监院施端恩复函

敬复者：接读二月三日暨十二日两次惠函，得悉阁下今欲讲求兴国利民之学，不禁偕敝邦之爱国、爱民诸同人，欣喜不置。谨当拱手，藉阁下为介绍，得与贵国君臣士庶引为同志矣。窃谓诸君之答复，论及至善、至妥、至捷之法，以兴贵国上等之教化者，必将各按一己之阅历见闻与夫心得之端，著为各异之词，以达于左右。惟以愚见论之，阁下所访问诸条何等重大紧要，不能先抒其意见，必当首论其根基，即泰西各国教化与实效之根基，所谓基督之教道是已。且所谓基督之教道，非指各教会如希腊、天主、耶稣等教，以及徒有教名、毫无教益之事，特指《圣经新约》中有纯一不杂之基督教道，乃未立教以前，基督所面授，及各使徒所阐扬者也。此道无论何处，由明者、善者讲之，无为己、为国之私心，遵基督之命，不与国政相干，惟宣扬天国之道。彼闻而信之者，必多心服于道中平安、清洁、尊贵之势力，且本其仁爱无私之心，更将广传其道于势力所可及之人，从此基督教之德性品行、爱心善事，无处不兴。推而广之，扩而充之，未几而一切更新，奇效大著。以故敝邦奉教之名儒硕彦，尝考基督教道命意之所在，除论及来世救人灵魂之外，亦在振兴当世之国与人，即振兴其学问之聪明、品行之良善、身家之利益耳。因此道之本源，直从《新约圣经》得来。苟乐受之，决无不

获如是之效验矣。

以上所论，非等揣测之辞，亦无尚待推求之意。盖此道之势力已经多方以试之，且历数世以验之，虽或时有邪恶之端、偏私之见，足以阻其势力，但凡信此道而行之者，无不得受上等之教化，享振兴之情形，尽人皆是，亦随在皆然也。今之传道者流，遍历地球各国，实已屡试屡验，甚有政俗教化远不逮贵国之文明者，一经基督教道之感化，而其成效之速、诸事之兴，靡不可计日以待。试观阿斐利加洲之苏罗族人，岂非世所称为至微、至贱之民乎？乃自信基督道之后，沐浴熏陶，如日光之化被，得成为当世尊贵之人。盖自奉教以来，其人能知自重，以裸体为羞，能自醒悟，惟学问是求。且能勤于工作，俭于费用，始也与邻近贸迁有无，继渐与外国通商交易，悉变其偷窃残暴之恶习，而务为施济乐助之善举。倘阁下有疑于此，请详阅敝国公义播道会之报单，或访诸播道会之总办，便知斯言之不谬矣。且此道苟得势乘时，其能化及一人者，即能化被一国。虽世有通国称为基督教人，或生于奉教之国而名为基督教人，究于此道相去远甚。若核其实，国人之全受此道而无愧为教徒，尚有未及其半者，但其国中亦实有数人焉，其自视最尊，其立心无私，诚为天地间不恒有之人。以大略论之，其能振兴一国、一人之学问、品行、身家，举世无此功力，其能明认上帝为世人之父，世人皆昆弟之伦，举世亦无此卓识。英格兰及美洲等国，赖有若人，而基督教之道心、道力流传于众人，推暨于众心，使凡未信道之人，咸能受其道心，资其道力，相率而成为仁爱之人，有不期然而然，莫之致而致者矣。

某之深信文学为今日至要之端者，自幼受业于敝国新英伦之博学院，迨年既长，谬充书院之监院，亦历有年所，不得不云尔也。然而文学之最为可贵，足以兴民之教化者，必以道德为根本。即以敝国论，若去基督之道，何以立民之教而兴民之行乎？若敝国大民主华盛顿，御宇八年，去位之时，临别赠词，至今脍炙人口，大旨与

鄙见略同。其言曰：“今欲化导民情 整顿民俗 以求国家之隆盛，不可无道与德以维持之也。若有人博忠君、爱国之名 欲舍此二者而别有所为 是弃世人之大福 失民生之本分也 何益之有哉 夫道德之有关于公私诸益，如悉志之，一书不能尽矣。无论人之学问、礼貌 足以化民 但以理论之、以事证之 除教之道 终不能望国之兴于德”云云。总而言之 有文学以牖其明 无道德以勉其善 大抵不过使斯民为众恶之所归 愈以助其为恶之力耳。若英、美两国人之道德 究其根源 无一不本于基督之教道 益信此道实有管束斯民之全权也。此道既行 而一切讲求事神爱人之书籍、学堂 亦日新而月盛 由是基督教之道心无不到 而国中尊卑上下之俦将引为同心 群奉此道以为一国之宗教 而咸服其管束矣。

今当贵国励精求益之时，如能引基督清洁之教道，以化导国人，实为古今来所未有之绝好机会，因此道非若教会所传之礼仪，直从《新约圣经》而出者也。深望贵国自今以后 民人从教听其自择 勿加禁阻。如此 可使真伪相争 真者有力 必能胜伪矣。更望所立之学堂、书院 悉遵基督教之规模 且望延聘高才无私、不求荣利之名师 其人全备之材、宽宏之量、克己爱人之心 自不苛待于人 惟求主道流行无滞 被厥荣名耳。不揣冒昧 尽情相告。人所明知而不肯言者 某独言之 今年已六十余岁矣 所以为阁下及贵国告者 无贪心、无私念 非心之所得 不敢道也。数年来 查考基督教道之势力 有与教化相关之处 察之至精 审之至确。今始恍然于此道之本原 与昔所传之史鉴、今所验之阅历 而信一切人事之奋兴、国政之循良、民生之福祉 悉于《新约》一书载之矣。敬请宽恕直言 贵国与万国皆在鄙人意计之中 而尤深望于贵国者 有意想不到之愚忱 窃愿亲身为传道之使徒。基督为众舍身 鄙人若不愿为贵国舍身 不将贻羞于人乎 惟敬仰阁下 而为贵国祷祝之焉。一千八百七十二年二月十六日，安汉斯德发。

纽约彼得哥伯复函

敬复者 接奉尊函 承询有益于智慧、德行、身家之端 以为振兴贵国之计。查阁下所殷殷致意者，于文学之益为尤详。夫文学之事 实为国家利益中至大、至要之图 然窃以为一国之文学 不专恃乎庠序学校之规模 尤必恃乎律例、政治、伦常、商贾诸端之教训。愚于文艺、格致、学堂之制度 虽未能深知其细 但于敝国之政治、伦常、商贾诸端 亦尝幼而学之 壮而行之 且尝深思其所以振兴之故 获益之方 兹谨为阁下详述之。

文学之首务 所以使人生所有用而必需之知识 得广布于众人之心 且使人人共知度日之法 在于崇俭而习勤。夫人之知识与克俭克勤 此三者实为教化中之盛德 并为人伦中不拔之根基 且为一国、一家、一人致富之来源 所以格致之实学、制造之新法 必期于通国皆知。人苟不明制造之新法 必积弱而不能自强 人苟不明格致之实学 必愚罔而不知所由。且又当以彼此交资之益 教训斯民 凡不能溥其利于人者 必不能专其大利于己也。上帝之权衡 恒显明于世人之相爱相资 以造彼此之福 若有专利之人 必遭造物者所忌矣。故凡通商当行之事，必于彼此相爱相资中求之。且夫通商与贸易 不过通人之工、易人之事 彼此相助而各得其益耳。凡相争之出于公平者 互相比赛 事事争胜于人 以致精益求精 各得其利 此乃生意之真命脉也。若相争之由于贪吝者 互相

挤轧 百弊丛生 不至各失其利不止。此不但使生意断绝 而往来之和好亦与之俱绝矣。凡专心于贱买贵卖者 乃至坏之事也 终必不利。所以商务一端 世风之坏出其中 世教之益亦出其中 因商务常足以启世人争利之心 且常生出一切诱惑之事 能使人失其操守焉。以愚见论之 万国通商至要之端 在于各国先自谋其生财之道 先自尽其致富之方。凡人能自立而无求于人 即所谓富矣 即足以傲人而自荣矣。推之一国 亦无不然。故无论何国 其天时之所生 地利之所出 凡诸物料 当先尽其利 以求足供本国之用。更当勤求省工料 利日用之良法 以本国所余之料 仿制各国所有之物。总之 谋国者必当振兴其本国之工艺 使百物俱足 无俟他求 庶利归于己 即免溢于外矣。又当杜绝有碍商务之争端 使之通行而无阻 诚使生意中人皆能公正无私 自不必虑及于此。无如近日人心不古 凡百工艺往往内存贪利之私心 外行不义之诡计 以自便其损人利己之图。欲防其弊 不得不如此也。夫人以谷为生 国以农为本 农人销谷于本地 较之销谷于远方 其利尤薄。工艺既兴于本国 则凡百工人 如土木之工、五金之工及磨坊诸工等 核其就近销去所食、所用之各物料 当较之运往远方之物料 其数尤多。凡人各有所能 亦各有所嗜、故需有各项之工艺 且因其心之所嗜、力之所能 常勉人以所当行之事 此之谓顺人情。较之顺天时 尽地利 审物产 其功为尤勤矣。欲使通国之人民、工商 尽得无限之大益 必当先除一切特立偏苛 及分立党类之律法 惟此可保工作之利益耳。凡有律法 必当通行 无论何人 皆可得律法之保护 以保守其本分与工艺焉。

愚本工人 不以托业微贱为羞 向曾专心讲究 整顿教训纽约城中机器工艺之学 谅为阁下所素知矣。前在本城创立之讲求工艺总会 名曰“哥伯工艺院” 凡属工人 皆得不费分文 入院肄习各项制造之法。兹将该院现行之成规 粗陈大略 以副阁下勤求之至意。阁下如欲知该院设立之主意 及详细之章程 请查阅管理院产

总董所新刊之第十年报单可也。谨将此单及历年各报单，一并奉呈台览。若蒙赐阅，可知其命意所在，获益所由，以为贵国援例仿行之地步矣。夫愚之所以亟欲创立斯院者，因见国中工类繁多，其子弟之肄业于义学中者，用力少而成效寡。爰思设法以补义学之不足，另立格物院及成人之学塾，以使工人之成才者，咸得不费修资而就学于其中。鄙人之见如此，请撮报单之大略，以为阁下告焉。查报单载云：哥伯院之设也，特为造就工类及一切制造工艺之人起见耳。其施教也，专以扩人智慧为主，使人能知制造之妙法，成为天下之良工，且使人能尽本分之功夫，务合当时之新式耳。惟是遍国中义学之教法，实不能望其增益工人所必需之智慧，因天下机器工艺之学，日新月异而岁不同，当有与年俱进之聪明，以助其成功，否则非特不能振兴其事业，且将退处于众人之后矣。所以工艺中人，必需勤求格物之智慧。凡所用之物料，贵能辨其质性而化分之，更贵能化合之以成各种新奇利用之物。总而言之，凡在百工，亟当查考化学之功夫也。盖工艺之事，必资造化主所造各物之性力，若不能深明物料之性力及节省之用法，则材料之耗费必多，教化之振兴必滞，人生之安乐亦因之而衰矣。窃谓化学、格物、政事、伦常诸学问，不能于义学中深求之者，因其为成人之学，不能望之于孩童也。且一切所需之器具图样，及化学、博物等院之制度，皆为各义学所未备，所以一切有关工艺之教训，必当特立一院以专课之。且为工人计，尤当于夜间专习之，使无碍其日间之工作。此哥伯君立院之本意，所以补义学之不足，亦所以体国家劝学之公忠。凡来学者，概不取资，能使众人咸得于夜间肄业于其中，所谓“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此也。查算法为各学之锁钥，凡本院之课程，必以算法为根基，先从代数入门，而以微分、积分为止境。且也绘画之手艺，能详绘机器之图式，及一切有益增美之色样，所以格物院必与手艺院并立，凡随手绘图，与房屋、机器等描样之学，皆可于手艺院中肄习之。以上诸教法，皆足以补工人所需技艺之学，行

之十有三年矣。历年以来，夜课所造就者不下万人。或照院课循序而学之，或各就其日用工作所需之教训而学之，至于成功一也。且夜课亦兼课妇女，愿学者众，功课亦极勤。因本院夜课，其初意本为工艺中之男子而设，故哥伯君特于传授产业之遗据中，载明预备教训妇女以绘画之法，或以别项手工艺教之，俾妇女亦各得其合宜之职业，以为度日之资云云。手艺院之规例，每年必聚大会一次，将院中所绘之图及所制之物，罗列于前，使大众公评之，由是众人咸知本院课徒之情形，及各工人技艺之优劣。此为大众亲知灼见之凭据，较之本院董事所给之凭据为更确，并可以证明此院立法之美、成效之多，盖专为本国循良妇女之无业者设也。此院自开办至今亦已十年矣，综计造就成材者，已有一千五百人之多。上年来院肄业者共计二百有二人，其中学习期满给凭出学者一百四十人。凡在院中学成考取者，易充教习之选，亦或自设各种手工艺之店铺，以糊口而成名。至于技艺中之尤为精巧而有益者，即雕花刻木之事也。论其大概，本院教习女工手工艺，以资度日之事，确已著有明效矣。此事之有效，亦成于作事有恒，到底不懈之精心，与一切作工之事无殊也。照本院董事所论，女工之中，惟收发电报一事，为最合于女人身体之习惯，情性之静安，且其忠于任事，勤于打报，实非寻常男子所可及。电报公司历试多年，深知女工之胜于男工，现已大半改用妇女矣，可见手艺院之教习电报，实为至善之法，合于今日切要之图。缘目下电线盛行，四通八达，每有缺人之虑，决无失业之时，如能勤慎敏捷，则薪工必可充足，除衣食享用之外，亦可积有余资，以备将来老病歇业之需。照现在情形，本院每年可造就打电报女工二十人，或再逐渐扩充之，姑俟异日耳。总之，在院所习之工作，阅历既深，则人之所目见耳闻者皆能扩充其知识，故凡一切藏书之房，日报、月报之新闻，以及请人讲解新法之事，无不足以增益人之智慧矣。本院所设之读书房，即所以补足学堂外之功课也。计上年之入院读书者，共有廿一万九百十五人，较前年增多

三千六百六十一人。每日从上午八点钟起 至下午十点钟止 准人入内读书 无须凭照 但期衣服洁净、品行安静 此外别无禁约。以上皆哥伯工艺院本年报单之节略也。此外 又有请人讲解之益 乃教训之及于大众者。此十年中行之不懈，而于上年为尤盛。其法，由院中延聘多才多艺之名人 定期刊入新报 某日某人 在本院中大堂 讲解格致之某事或制造之某法 无论何人 届期均准来院听讲。一时在座众人 欲见所见而来者 无不闻所未闻而去。此事举行于礼拜六之晚间 尤为合宜 因见工人 与其眷属之愿听者 于是晚为尤多也 盖已屡试不爽矣。诚若是也 由日夜义学之教训 可使手工糊口之人各择其至高之工艺 由不取资之读书房 可使工人皆得激发其心思 扩充其见识 由大众听讲之事 可使多能之主讲者，举其所知分授于众，而众人求知之兴致愈高。凡此三者之功效 不但富厚之工人能得其益 即贫窶之工人亦能共沾其利也。且工人之职业 大抵靠人以为生 亦靠其善用工本而保守之。欲免人工与资本相争之害 以保其本之无亏、和之不伤 必当使人尽知出产多少之故 交易利弊之端 销场广狭之由 以及物价消长之情形，否则大众皆不能免害矣，且其害及工人者必更多也。

诚知以上各事，即知富邦国、保身家之道矣。所以无论何国，如有未能广筹公费 设立如是之学堂者 即不能使通国之工商得享如是之利益。虽其他政事或亦足以教民 养民 但以鄙人观之 终嫌其保民之本分有所未尽也。盖如是之教法，能使工之愚者可造于明 众之贫者可致于富 即国之弱者亦可进于强矣 岂非一种百获之效哉 总而言之 深望贵国新兴开化之事 暨贵公使认真查考之心 皆得无上之功效 更望贵国与敝国通商贸易 各得无上之利益。并望彼此交勉其善行，彼此各除其恶习，且望两国所有之富盛 悉以人民之财产、智慧、德行为量焉。惟阁下其熟察之。一千八百七十二年二月十七日 纽约城发。

潘林溪教师复函

敬复者 接展来函 承询贵国振兴文学之诸要端 兹敬为阁下缕析陈之。

文学为教化必需之端。谨按生人之才能 恒存于心灵之中 若舍心灵以论人 是人亦不过生物类之一耳 且将不得列于至强生物之中矣。夫人之所以能管辖众生、治理万物者 恃其心灵中有独具之才能 为庶物所未有者也。古今来 人生日用经历之端 皆足以显明人之心灵益浚 即人之才能益强 盖心既灵则手愈敏 臂愈力 尤足以显明其相助之才能 为庶物所未知者也。尝见手持利器之人 有能驱虎豹狮象而独立不惧者 因其力足以胜物而敌之也。且不独兽与人为敌 究其实 凡物皆与人有相敌之势。试观人于初生之时 岂非天下至软弱、至寡助之人乎 较诸初生之物 其缺乏为尤多 即在荒野之生番 凡属始生之人 其缺乏亦不少也。因人非物比 必当有能胜各物之才而后得衣之、食之也 必当勤求良法以避暑而御寒，且以筑室而免穴居也。人苟不能自为力，则其受苦也 乃必然之事矣。夫人生多缺乏之端 其足以勉人所当行 及逼人所不得不行之事 正不啻开蒙之教师也。制笼以捕鸟 结钩线以钓鱼，笼与钩线皆非本有之物，要赖人之心力而成。心以用而益精，力以炼而愈出，由此而扩充之，将创及一切大有用之器具矣。盖人既无创造之能 亦不能改变各物之性 惟精于格物之学者 为

能顺物之性而用之，以补生人之缺乏耳。苟有物而无人以用之，亦何贵乎有此物哉？苟有人而不能治理各物以成其利用，亦何贵乎有此人哉？故人必洞悉乎人与物有相资之理，然后可信凡人之所欲所求者，物必能有以养其欲而给其求，且可信物之利用于人者实无限量，但视用物者才能之深浅，以为物类之消长也。有如人生之初，不过资物以谋温饱耳，继由温饱而图安乐，终由安乐而致富强，其日进也如此，真可自觉其才能之日新矣。且可自觉其知觉之才、想象之才、辨别之才，亦与之日新矣。故其兴也，由粗鄙而人文雅，由愚鲁而进聪明，更由缺乏孤陋之本质，变为充实光辉之完人。总而言之，此事实本于人之自浚其心灵，以无失其才能也。人苟反身而诚，则万物尽归其掌握矣。此即所谓文学为教化之要道也。夫惟文学，可得万事之益耳。

兴学为国之本务。谨按国也者，人之所积而成也。一人一国之分，即一与一兆之分，数有多寡，人无异同也。通国所有之才能，无异于一人所有之才能，由一而增之，至于十百千万亿兆，即自修身而推之，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其理一也。一人仁，一国兴仁；一人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苟知文明之人胜于鄙野之人，即可知文明之国胜于鄙野之国矣。且苟知文明之人必藉文学以牖其明，即可知通国之人无不当藉文学以牖其明矣。且以一人之身不啻天下人之身，凡天下人之所有者皆得有之于一人，实尚无一一人可以凡事超越庸流也。尽人之类，若诗人、乐人、工人、艺人、穷理人、操舟人，品流各别，亦无一一人可以兼具众美也。吾人于阅历既深之后，乃知人生各有私己之才能、出众之权力也，且知如斯之能力，无论人之生质若何，皆可由文学而增益之。凡有国中之人，尽能兴学以充其能力者，即可以称盛国矣。夫人于所作所为之事，必先结想于其心，修齐治平之效，所以必本于格致诚正也。当世文明之国，由其国中多文明之民人，故其作为多文明之政教，从可知国之大宝实在于致知之学、益智之方。盖心灵中之大权，造

物所赐于人者惟此为大，自君王以至庶人，一也。即谓造物赋畀之优绌，非人所可逆料，但凡国之能兴学以化众者，则其大赐必无或失之矣。诚能若是，则虽通国皆平庸之人，亦得藉文学以补天资之不足，全国之风气安有不兴乎？文学既兴，而士农工商四民之职业各得其益，且可交资其益矣。故兴学为有国者教民之本务，实亦为修身者自治之首务焉。

人生阅历之功。谨按天下之人，莫非同类也。偶异者，适然之数耳。五洲中人，当其散处，言语不通，衣食有别，嗜欲各殊，究之人类相同，以彼国之人较诸此国之人，易地则皆然矣。即以古人已往之事，求今人未来之事，亦可推测而知矣。所以此国可鉴于彼国，今人可鉴于古人。国人之阅历日深，即朝野之文明日启，此可知教化之事，非旦夕所能臻其盛，必有循序渐进之功夫，亦必有妨碍阻滞之情形，因人必常摸索于幽暗之中，而后可渐入光明也。且必常历试于艰巨之故，而后可稍明真理也。要惟明理之君子，为能上观千古之往事，下察万国之成规，以集众长而得大益耳。故人不可过于谨慎，亦不可过恃聪明，观一切阅历之端，真不啻明教我矣。

教化初进之阶。谨按人生教化之初步，必当高出于猎兽、捕鱼之上者。因猎兽、捕鱼之事，不但未教化之人优为之，即至微之动物亦能优为之也。造物之生材，无非平等，惟教化足以增本质之美耳。教化之最先者，即显于耕田种地之事。所以然者，人之见识较广于物，故能尽力于播种、收获也。人能知所播之种，其生物也各从其类，由是勤于播种，使天时地利所生之物，足以供其所需。阅历既久，见识日增，更可明于物理，审于土宜，并熟悉于天时四季之运行矣。由此而进之，更可明于动物之不尽与人为敌，有可驯养之而资其用者，有如畜马以任负载之劳，养牛以供饮食之用，牧羊以备衣服之需。人于斯时，不将自谓富足乎？而未已也。屋宇宜广则扩充之，器具不足则新创之，器用之足以节劳者则精造之。上下四顾，窃自觉家业之甚多，于是乎有守产之心矣。且于是慨今日之

得有此富盛者，莫不从劳苦习勤中来也。所以人若欲享万物之利，必当好自为之。造物之储材以备人用者，已不啻隐告之矣。盖人能习勤，则万物必乐为其所用，而常若与之友矣。

通商开化之利益。谨按世人既明物产之所由兴，即可以明人间往来之事，将从此而日新矣。人各有制造器具之才能，人各用一己之功夫，以供给能用器具之人，此人种稻黍以尽地利，彼人亦种菽麦以合土宜，彼此各以其所有者，易人之所无，即彼此各以其所有余者，补人之所不足，于是乎贸易生意之道从此出矣。凡人之所需既多，即工作之所由分也，工作既分，而士农工商之人类，亦与之俱分。吾人于此，可得往来交际之情、彼此相助之事，与谋生度日之才能矣。然而此中之进止，有大相悬殊者。吾人静验世风，尝见开化之国，既得以上之利益，每谓能是已足，即停止而不复求进者，往往有之。此古时诸国教化阻滞之实情也，不可为今日之有国者危乎？夫人仅恃此往来交际之才能，本不当以自足也。因教化一有阻滞，则凡偏私之见、妄诞之事、恐惧之心，皆得乘其隙而入之，且将为愚鲁所束缚而全受其累矣。如此之人，易为一切虚假之端所惑，而乐以受之，由其未明格物之实理，习惯而成自然也。诚以此往来交际之才能，与真实文明之教化相提并论，其相去岂不甚远哉？惜有多国，尚未能逞其好高之心以超越之耳。此半教化之国，所以多于有教化之国也。人于斯时，知识既开，职业既分，一切粗法大略已备，而人与人始互相维系，有固结不解之情形矣。彼此有无相通，以货易货，未必皆彼此使用之时，必更造一物焉以代彼此货物之值，以作交易通用之宝，于是往来交际之中又制一新物矣。新物维何，银钱是也。银钱之制，必有行用之法，于是生意中又增一新业矣。不但此也，人心中必自觉精益求精，知益求知，而世间奥妙难明之方法于以尽显矣。人苟布衣蔬食粗可自安，或性灵愚钝不能自给，或未得文学、格物、工艺等学堂及国家律例之益，总之，自暴自弃，不求进境，则其教化必阻滞而不能振兴矣。且其阻

滞必久 非由文学 终不能振兴之矣。且夫人之所以超出于禽兽之上者 独因其能用无上之权力耳 人之所以能增美其本质者 独因其能充权力于无上之度量耳。日新月异之进益 不但人尽有之 即万物亦无不然。土地不必皆肥沃 种之生物不必各从其类 惟善耕种者明于化学及一切格物之功夫 能使土之肥者愈肥 种之生物不仅足供人用 且能悉随人意矣。所以同此植物 愚人有之 不过如荆榛之废物 明人治之 足以开衣食之来源 即在果实之微亦能日进于茂美 动物之贱亦得日啖其天真。正不啻造物特生聪明睿智之人 以试验其化工也。可知地中宝藏 永无竭尽之期 河上芦苇 莫非利用之物。木可以造舟楫、成桥梁 铁可以制机器 煤与水可使其出力 以运行机器而代人工之劳。以上诸益 惟恃人之先致其知 而物始各呈其能耳 不然 万物岂能自为之哉 决然而有教化与未教化之情形 乃判然矣。有教化者 即人之能自修治 以精进其学问德行之功能也 未教化者 即人之不学无术 致未远于生初鄙陋之本质也。如欲使未教化之人尽入于有教化之域 则夫文学之事又安可少哉 万物之生 本资人用 惟视人之致知力行而善用之耳。故万事兴盛之左券 实操于通国中文学师生之手也。

制造农务之功效。谨按国中文学既兴 智慧日开 起视斯民 焕然改观 不将见其事业一新乎 有如机器必成也 五金之矿必开也 船舰必造也 运河必浚也 街道必修 舟车必整 马驴必畜也。举凡人生无穷之缺乏 必求有以给之也。且也 手工艺制造日兴而百工自勤 新法之感人 实足以激动其心思也。其集益也 顺天时 尽地利 蕃两间之物产 取万国之良法。其制造也 不但足供一己之需 亦不但足供国人之需 实能转运于异国 以供远人之需矣。彼远人者 亦必运其所造之物 供我缺乏 以为偿报 此可推测而知矣。如此 则天下通商至大之局不已成乎 盖至是而银钱国宝 将经千万人之手而转输于其国中 即五大洲之人类亦必因彼此相需 而尽联兄弟之情矣。由斯以往 万物尽成有用 百事具见奋兴 土